

常山胡柚节——常山胡柚的故事(7)

◎ 两山

1998年11月,常山的秋天比往年更热闹些。

山上的胡柚林挂满了金黄的果子,沉甸甸坠在枝头,像一盏盏小灯笼。风一过,满坡柚香便顺着山坳漫下来,淌进村庄,淌进街巷,也淌进每一个常山人的鼻尖。早在1996年,常山县便已正式获评“中国常山胡柚之乡”,这份国家级认证,早已稳稳落在了这片土地上。而11月的这场首届常山胡柚节,便是要让这份金字招牌的分量,落得更实、擦得更亮。

消息早在几个月前就传开了。庄稼人不懂什么叫“胡柚节”,但听说要把胡柚摆到台面上让人看、让人尝、让人签合同买走,便都上了心。那些日子,村里村外都在忙——挑果的挑果,扎彩的扎彩,排节目的排节目。青石镇澄潭村那棵一百多年的胡柚祖宗树也被细细打理了一番,枝枝叶叶修整得清清爽爽。老人们说,这棵树是常山胡柚的根,附近一村又一村的柚苗都是从它身上繁育出去的。如今后辈人要给它办个节,它该高兴。

开幕那天,天气晴好。会场设在县城的广场上,红旗招展,人声鼎沸。十里八乡的柚农天不亮就出了门,挑着自家果园里最大最圆的胡柚赶来。那些果子被擦得锃亮,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金色光泽——常山胡柚色泽金黄、甜酸适度,素有“水果之王”的美誉。展台上,一筐筐胡柚码得整整齐齐,像列队的士兵。旁边是新设计的品牌包装,纸盒上印着“常山胡柚”四个字,简洁

大方。那是常山人第一次为自己的果子穿上“新衣裳”。

一位老柚农站在展台前,粗糙的手掌抚过那些包装盒,眼眶有些发红。他种了二十多年胡柚,头一回觉得,自己伺候的那些树、那些果,被人当回事了。

节日的重头戏是产销对接签约仪式。

长条桌上铺着红布,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坐成一排。他们有的来自上海,有的来自杭州,还有的从更远的地方赶来。此前常山胡柚虽好,却多是散兵游勇、各自为战,名气叫不响,销路也打不开。而这一次,县政府搭台,品牌开路,客商们是冲着“中国常山胡柚之乡”这块招牌来的。笔落纸上的那一刻,掌声雷动。一份份销售意向书签下来,意味着山上的胡柚将走出常山,走进更远的城市、更多的家庭。

签约台旁,是胡柚深加工产品的体验区。蜂蜜柚子茶、胡柚果冻等产品让来看热闹的乡亲们既新奇又欢喜。有人端着小小一杯柚子茶细品,咂咂嘴说:“咱家的胡柚还能做成这个?”语气里满是惊讶与自豪。那些年,常山人只知道胡柚可以鲜吃、可以贮藏,却不知这颗金果子还能变出这么多花样。而这一变,便是一条更宽的路。

午后,文化表演开始了。舞台上,本土的艺人们唱起了山歌,跳起了采柚舞。胡柚皮在巧手之下被雕成花朵、刻成画作,一件件手工艺品引来阵阵喝彩。那些平日里握锄头、挑担子

的手,此刻捏着刻刀、举着彩笔,竟也灵巧得很。台下的观众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有抱在怀里的娃娃,有刚从签约台上下来的客商。大家挤在一起,笑在一起,掌声和叫好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太阳西斜的时候,人群渐渐散了。广场上的喧嚣沉下来,剩下满地彩带,空气里还留着热闹过后的余温。一位村干部站在场边,望着远处山坡上那片金色的柚林,喃喃说了一句:“从今往后,咱常山胡柚不光是果子了。”

这句话说到了很多人心坎上。此前的许多年,胡柚只是胡柚——种在山上、收在秋天、卖在冬天。它是口粮,是学费,是盖房子的砖瓦,却从来不是一种“文化”。而这一届胡柚节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门。从那以后,常山人开始懂得:一颗果子可以承载的,远不止酸甜的滋味,还有一方水土的乡愁、一群人的梦想、一个地方的未来。

后来,胡柚节一年一年办了下来,规格也越来越高。祭拜祖宗树的仪式有了,开秤的习俗有了,喝彩歌谣的表演也有了。2012年,节庆正式升格为“中国·常山胡柚文化节”,再后来,“胡柚娃”的卡通形象诞生了,动画电影拍出来了,胡柚从一颗水果变成了一个IP。但所有这一切的起点,都绕不开1998年那个秋天——首届常山胡柚节上,第一份合同签订的那一刻,第一杯蜂蜜柚子茶被人端起来品尝的那一瞬间。

(未完待续)

[诗词长廊]

宋诗之河

◎ 温馨

我们溯流而上,在钱塘江的源头
把身上的缆绳解开
不是去追逐浪花,而是去打捞
那些沉入水底的平仄

舟行无声,只听见桨叶划破晨雾的轻响
像一句未写完的五言绝句,悬在半空
阳光跌进江心,碎成金色的鳞片——
每一片闪烁
都是一首宋诗的倒影

你看那波光粼粼处,苏轼的豁达随水流淌
杨万里的愁绪化作涟漪,陆游的铁马冰河
正从深潭中缓缓浮起,带着青苔的凉意
自始至终,我都没有说过一句话
怕惊扰了这流动的墨迹

在这里,时间不再是线性的流逝
而是一河清澈的凝视。当我们泛舟至此
便成了诗句的一部分,随着宋代的月光
流向下游

七律·书斋秋咏

◎ 郑忠信

幽窗寂寂少人来,尽把柔毫展素裁。
习帖研笺窥实韵,开编探理记今怀。
檐梢疏影笼轻霭,砌畔琼英点碧苔。
静咏暗随风馥至,尘喧莫扰雅书斋。

鹧鸪天·秋雨

◎ 刘大伟

裂夜电光好梦惊,沉雷一响怒风呈。
垂檐嘉澍千畦润,入座秋蛩万壑鸣。
千缕意,万般情。飘飘洒洒漫天倾。
西风渐至凝清露,丙午丰穰欢鹊迎。



问山书院

记者 邹建辉 摄

屏山脚下的校园乡愁

◎ 王春国

常山县城北隅,北屏山家喻户晓,山脚下这片土地,自唐代广德二年县治迁来后,便成了老城的核心繁华之地。这里曾先后走出城关三小、城关中学,承载着几代常山人的校园记忆,如今随着北门街“宋诗里”片区更新,旧校园即将迎来新生,也成了许多人心中化不开的乡愁。

这片土地的文脉,早在宋代就已铺展。彼时这里是城外入城的必经要道,护城河与内河环绕,水运便利,商贾望族纷纷在此定居,李照炜家族、赵氏后裔与璩、程、金、王等本地世家,都曾在这里安家。城隍庙、东岳庙、康王庙与多座宗祠林立其间,一座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更是闹中取静,民国时期这里还曾举办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募捐活动,事后被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,成了当时县城里少有的

公共活动空间。

1963年,城关三小正式创办。彼时县政府将校址选在屏山东麓的中山公园周边,整合了公园用地、周边祠堂空地与粮食局闲置场地,既满足了校园建设的面积需求,也让此处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场所,转变成了育人的书香园地。建校后,学校陆续建起两排教室、两层教学楼与配套操场,背靠屏山,面朝街巷,成了当时县城里设施亮眼的新校园。此后多年,学校增办初中部,几经沿革后转型为城关中学,后来又经历过短暂的过渡办学阶段,一栋栋教学大楼、教工宿舍楼接连拔地而起,书声伴着山风,在屏山脚下传了半个多世纪。

校园门前的这条路,同样写满老城的变迁。它一头连着五板桥,一头接解

放街,宋代因城隍庙移建至路旁得名“城隍庙弄”,民国时因紧邻中山公园,曾被合称为“城隍庙与中山公园弄”,后复名屏山巷,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建国路,数百年来人来人往,一届届学生沿着这条路走进校门,又带着满腹学识走出街巷。

半个多世纪里,从城关三小到城关中学,无数常山学子在这里完成人生启蒙,从屏山脚下出发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如今老校迁建,这片承载着几代人青春记忆的土地,被纳入常山文化名城北门街“宋诗里”片区改造规划。旧的校园场景即将更新,但绵延了千年的文脉与书香不会中断,不久的将来,这里将以全新的文化街区面貌亮相,把屏山脚下的校园乡愁,转化为更悠长的城市文化记忆,继续向后来人传递老城独有的书香温度。